

思旋天地

總理李克強日前主持在海南舉行之一年一度博鰲亞洲論壇開幕式，並在會上致詞。語重心長的講話受到舉世矚目，向世界彰顯中國的智慧和擔當，建議成立亞洲金融協會，共同推動經濟發展。總理稱，今年博鰲論壇將以「推動對外開放深化改革」為主題，強調今年的GDP有信心的保持6.5%左右增長。中國將加大財政力量，推動監管資本市場的發展，不會將人民幣的貶值作為刺激出口。李總理又表示，為世界經濟穩定努力，他們要不斷推動發展，中國是一個負責任的大國。雖然，不否認中國經濟有下行的困難，但是中國有堅實的基礎和強大的生命力。去年的新增就業機會不少，人民生活改善，努力抓緊國家發展的機遇。

要抓緊國家發展機遇

三月季節恰逢復活節假期，投資者對金融市場的波動混亂有戒心。事實上，美國聯邦儲備局官員鴿派也好，鷹派也好，時不時發表講話更令金融市場起波瀾，包括黃金、石油及商品價格起伏不已，令投資者志志，拿捏不準。部分投資者索性去遊埠，暫離開市場。本來，耶穌復活救世人的故事予人期望，可惜今個復活節黃金、石油、股市都大跌，奈何！奈何！羨慕股友陳太太太中把上股票清倉，然後扶老攜幼合家去日本賞櫻花。我笑語陳太太，無須遠赴東瀛，神州大地到處有櫻花、桃花、梅花，還有十里洋場的油菜花，像一片黃金海洋，美極了。另一友人李太太聽我介紹，決定舉家往雲南、四川旅遊。我好言相勸，平安是福，出入要小心，切勿切記！

益卦

一位經營旅遊地產的開發商因前期項目銷售得十分火爆，供不應求，他就第二期項目的營銷策略徵詢我的意見。根據他占得的「益」卦變「屯」卦，我說：「前不景不樂觀，關鍵是不要在原來的基礎上擅自提高價。」他準備沿用前期的經驗，卻被一位目光犀利的高僧痛罵得狗血噴頭：「你簡直是糟蹋手中珍稀的自然資源！要有全國視野，全球視野！價格必須翻倍！」開發商一時寒氣頓開，將二期房價翻番，結果使他的資金全部凍結成靜默的高樓，讓前來看房的人們望眼欲穿。

聊易談道

益卦論述實行增益之道的本原則及意義，卦辭說：益，利有攸往，利涉大川。增益之道是一條以富民為目標的強國之道。執政者要勇於擊碎自身的特權和利益，把增益的方向和重點投向基層民眾，在全社會吹響催進的號角，為每一位創業者順風揚帆和鳴鑼開道，使天下無處不迸發出增益不已的勃勃生機。實行增益之道要牢牢把握公平、正義的前進方向，要確保那些遵紀守法和勤勞創造的人們獲得應有的增益，決不能讓利好的政策一味填充少數不法之徒的無盡的慾望，否則就嚴重偏離了增益之道的對象和目的。只有能給全體民眾帶來不斷增長的國家才是真正的強國，只有國家利益隨着民眾的利益增長而增長的國家，才能永遠立於任何力量都無法撼動的不敗之地。富民之路是最根本的強國之路。

益卦不僅是強國之道，還提出了「遷善改過」修身要路。學習別人的優點並把它轉化為自己的優勢，固然能使自己有所增益，及時發現和改正自己的固有錯誤，同樣也等於獲得了增益，只有把「遷善」和「改過」兩種手段齊頭並進，才能使自己的素養和本領真正獲得雷動風發的大幅度提升。初九、利用為大作，元吉，無咎。這是一個催人致富的時代，不創業就沒有出路，國家像父母培養孩子讀書一樣把每一位創業者扶持上路，任何人的目標正確和行為正當，有多大能力就能實現多大的財富夢想。時代沒有對他的事業開展程度設下任何限制，因為他的事業發展得愈大，就愈能更廣泛地推動社會一起前進。

發式生活

上星期我弟弟的兒子即是我的孫子，參加了學校舉辦的台灣遊學團，其實在數個月前，他的學校提出這個活動申請，他回家跟父母商量，不應該參加這個遊學團，當然父母給了他一些意見之後，就由他自己決定去不去，結果他選擇參加。我相信，當時父母的最大考量，就是擔心九歲的兒子第一次自己到別的地方，但又希望兒子不要錯過這一個機會增廣見聞，所以就讓他自己決定。

永遠愛你的父母

話說回來，當孫兒起程的那一天，他的父母載他到機場跟大隊集合，自己已經想像得到，他們依依不捨的心情及擔心的情況會是怎樣，所以那個早上，我在群組問他們，有沒有想流淚的感覺，我的媳婦也很坦白地說努力地忍着眼淚，所以沒有流淚。我還記得多年前，我們一家人到日本旅遊，因為搭乘交通工具的人非常多，那一次我們選擇搭乘火車，當我們進入了車廂之後，後面還擁擠很多人迫入車廂，而我的侄兒當時只有兩歲，還坐著嬰兒車，突然他的母親大聲呼喚乘客不要迫進來，之後還哭成淚人，那是我第一次看見她這樣的激動，但完全明白到因為她害怕兒子因乘客多而受影響，所以父母因為愛錫子女的本能，什麼也做不出。

何限制的疆界，因為他的事業發展得愈大，就愈能更廣泛地推動社會一起前進。六二、或益之十朋之龜，弗克違，永貞吉，王用享於帝吉。向着正確的方向遵循正確的路徑奮力掘進，周圍的一切力量頓時全面行動起來一齊為他發力鼓勵，他居於在極短的時間內創造出富甲天下的神話。這種成功顯然不能完全歸功於他個人的能力，也大大超出了他個人所能承受的極限，他只有用回來回報社會和感恩時代。六三、益之用凶事，無咎，有孚中行，告公用圭。這是一個以創業為名一慣撈取國家救助的人，他把國家援助徑直當成可以坐享的紅利。這種人理應不能成為國家繼續增益的對象，但如果他確實受到意外的災害打擊，國家還是有義務對他伸出援救之手，前提是必須如實上報災情並得到相關部門的核准和審批。

我相信用，當時父母的最大考量，就是擔心九歲的兒子第一次自己到別的地方，但又希望兒子不要錯過這一個機會增廣見聞，所以就讓他自己決定。到差不多起程的日子，透過跟弟弟的對話知道，他們的擔心程度愈來愈多，這也不難明白他們的心情，雖然說有一些過別人的父母，但也明白到做父母的心情，只好說一些正面的話，因為我覺得老生常談「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」這個道理，尤其是我們當主持工作的人，經常也要發掘一些新鮮的話題跟聽眾分享，如果只停留在同一個地方，增廣見聞的機會也少了，所以一有時間也會選擇到別的地方旅遊，亦不難發現，每一次完成旅程之後，總會有很多新鮮的事物在身邊出現，人與事這些情況最好不過跟聽眾分享，從中大家又可以多些了解別的地方的風土人情，亦令自己眼界大開。

父親的謙虛

那兩天，父親每天大約在手機上寫2,000字發到我的微信聊天窗口，我用email發到電腦上，再複製到WPS保存起來。有一天靈機一動，用了微網網頁版，整天開著，等著爸爸隨時可能發過來的文字。又過幾天，父親已經寫到了一萬多字，我心慌慌的，「爸爸，你爆發了，太厲害了，我要是每天能寫2,000字多好。」又過幾天，父親不發了。他發現了手機上的備忘錄軟件，用那個寫了。嗯，才給我養成每天起來就瞄一眼微網網頁版看父親文字習慣，又丟下我不管了。我是如此的「過渡階段」，真是令人失落。「爸爸，你每天寫了發給我看看？」我說。不回應，不答覆……我突然在想，龍龍的酷風格，難說是學了爸爸。有時候我在微信上給他寫了一百字，他一個字都不回。好吧，不回就不回吧。爸爸不是常說，女人的毛病，就是喜歡瞎猜嗎？他正在訓練我呢。又一天，爸爸寫了首詩發給我，要我看看怎麼樣。嗯，我說道，「現在已經不用這麼大的詞了，現在寫詩是這樣的。」我發了幾首自己喜歡的詩給爸爸。「好的，以後你多提醒我。」父親謙虛地回答。事情的緣起是這樣的。爸爸一天提到上世紀70年代的港台流行歌，《愛的祝福》，我搜索了，發給了他，他聽著那歌聲，想起了開車到鄉下的種種往事，突然寫了起來。我有時候在瞎忙，看到了，發個「好」給他，或者豎個大拇指的表情，表示讀過了。又過兩天，他問我寫得好不好？他覺得自己沒有文筆了。好啊，我說，風趣幽默，苦中作樂，其後又張掛著時代的巨網，任何人都逃不脫的令人悲哀悲痛的巨網，我的確寫不出來的，我信服了。

我後來思索，我在初中高中之際，幾乎是瞬間超脫出當時極為流行的港台音樂，大約和我小時候家裡經常放這些音樂有關，流行音樂是很容易讓人疲厭的。小時候，經常聽父親提到過去遇到的一些美麗然而命運多舛的女性，他的語調都是欣賞和同情，媽媽聽著，也沒有任何妒忌，也跟著感嘆。很久很久以後，我再讀《紅樓夢》，突然理解了為什麼賈寶玉看女孩兒，都是看「呆」了——因為他在用「心」欣賞、讚歎；而薛蟠總是看「酥」了，因為他沒有「心」，只有生理。女性之間，易「妒忌」；男女之間，易「邪淫」，父母沒有這些惡習。後來又建議父親寫「文革」初期的事情。年輕時候，人的頭腦溫度偏高，易衝動，思考能力不足，喪失自我成為時代的卒子，再正常不過。以自我剖析的態度回憶往事，可以給後代作參考，界定做人的底線——這是尊嚴的重塑。人都還在，怎麼寫？父親說。大家都寫嘛，各自表述。願意寫就寫，不願意寫，也無所謂別人的目光。文字寫得好不好，是不是自我粉飾，有沒有誠意，很容易看出來的。你可以分析一下當時寫媽媽大字報的心態。哈……父親其實特別愛媽媽，每天回家，一看到她，她有笑容的，心就定了，這一天的辛勞是值得的，這一天是幸福的。或者現在是，他坐在他的房間，聽著媽媽在廚房各種活動，偷聽我們講話。我們講得好，他偷偷笑吧，女兒終於懂事了，知道為家庭和睦睦地建設了；講得不好，他已經準備好了滅火器，慢悠悠出來轉一圈，準備合力打擊擾亂家庭幸福的人。

百家廊

陳莉

書聲

我相信台灣和內地很多人都到過香港，甚至到過香港很多很多次。在不少人的印象中，香港是一個車水馬龍、五光十色的國際城市，但是，對於外地的朋友而言，值得留意的，乃是香港有一個地方叫新界，香港的回歸，其實精準的說法，是與新界的回歸密不可分的。因為沒有新界，根本不可能有香港回歸。怎麼說呢？香港島是在一八四二年交給了英國，但是新界這一塊土地是英國人向清朝借的，租借了九十九年。當時簽約的那一天是一八九八年六月三十日。大約可以算一下，借了九十九年，那就是一九九七年的七月一日。如果沒有新界，香港包括九龍，就還在英國人的手上。所以說新界是舉足輕重的，在歷史上也是非常重要的。那舉足輕重多大呢？新界佔了整個香港百分之九十二的土地。換句話說，在一八九八年六月三十日以前，在這一片土地上居住的人叫香港新界原居民。我一直以來都認為：新界原居民是保留完整的中華文化的族群。這與政治有關，因為被割，這一百多年來，中國在西洋的船隻炮利之下，被打得體無完膚，不少中國人都失去了自信。但是新界這一塊

漫話「新界」

土地，卻是在百多年來從來沒有戰亂過的。所以，因為沒有戰亂，沒有戰火的侵襲，保留了我們中華文化最完整、最傳統的漢族民間習俗。我是台灣的外省人第二代，但我嫁給了新界的原居民，因此我這最近距離的來看這一族群，也讓我了解到：雖然台灣有優秀的傳統文化，但就民間習俗而言，新界的淳樸特色令人驚歎。一個最為鮮明的例子便是新界的祠堂。我到了祠堂以後，發現這些祠堂不少都有一千年的歷史。祖宗的牌位是一個個地安放在上面。此外，我看的族譜：北宋、南宋。就這新界這個名詞，路還從到了這裡。我們說新界這個名詞，乃是在一八九八年之後才有的新名詞。其實在一八九八年之前，是華南地區廣東省寶安縣境，就這麼畫了一條線，這一條線的這邊我們叫香港新界，在另一邊的就是廣東寶安。在這裡，我們說的新界其實是一塊福地，因為中國歷史上只要發生戰亂，有些人就不斷地南逃，逃到了新界、香港島這一隅，就不能再逃了，因為再往前走，就到太平洋了。所以由於沒有戰亂，例如新界的禁區還保留了清末的建築，村莊也沒有受到現代化破壞。而且，那些村莊的房屋畫棟雕樑、古色古香，屋簷上的文字有些是反手畫出來的。因此，新界以及原居民的村落，乃是香港保留中華文化最為深厚的地方。

萃鼎

伍淑賢 天后廟道口的惠康，今年一月重新裝修，變為高檔的Market Place超市，貨品更合中產口味，多了進口水果、優質凍肉和乾貨，我們十分高興。不過有街坊就嫌Market Place東西貴，貨品也太洋化，不適合那些公公婆婆，所以有些長者不來了，轉去較遠的街市。平心而論，Market Place的環境的確比惠康舒服，貨品也擺得齊齊整整，不像以前般亂堆，要客人自己去淘，但東西貴了也是事實。以前的貨不是沒有，只是少了。至於街坊的公公婆婆，我也明白，長日水書上哪裡消遣？去冬暖夏涼的超市，東看看西看看，買點水果，跟收銀姐聊聊，再去對面大茶樓吃個下午茶餐，坐到六點鐘左右回家，又過了一天。這些長者在Market Place確已較少出現，想是新環境對他們來說是太洋化，不合他們胃口。而且Market Place沒中文名，有人或連店名也說不出，連話語權也失去。西語說，甲的內是乙的毒藥。在商言商，最重要是迎合肯花錢買肉的人，這樣才算對股東負責。換了我是管理層，把惠康提高檔次的Market Place只是遲早問題，而對面街百佳旗下的International超市，已非常殘舊，看來也快要裝修迎戰。企業只會價值鏈往上移，不會走回頭。

超市變身

這又帶出了企業，或資本主義，究竟是誰服務這核心問題，西方學者自上世紀七十年代起已有很多論述。以提出持份者理論(Stakeholder Theory)知名的Edward Freeman，自一九八四年出版《Strategic Management: A Stakeholder Approach》一書以來，近年提出企業必須照顧全方位持份者利益的觀念，不能單顧股東和員工利益。Freeman更認為時下流行的社會企業責任(CSR)觀念自欺欺人，意思是說很多企業，在概念上仍把「生意」和「道德」分割，把業務在不斷破壞環境，卻用CSR活動和捐獻去保護環境，算是回饋社會，其實並沒有真正關顧到周邊各類持份者的需要。他認為資本主義要進展，必須真正滿足更廣闊持份者利益，到時CSR已包含在日常營運中，無須另外做CSR。

這是很好的願景，但我仍答不到，Market Place對那些公公婆婆有多大責任？

跳出框框

蒙妮卡 經常去倫敦北部的公共泳池游泳，這裡收費便宜，設施齊備，有按摩浴池和桑拿蒸汽浴室。冬天戶外大雪紛飛，桑拿進烘烘的，封閉房間內，享受煙霧瀰漫，令人足以昏睡忘憂的桑拿浴，確是人生一樂。而且房間內聚集了不同族裔的各方人馬，論政局、談家事，見識不少。

運動員的悲哀

這天，一位舉步維艱、撐着拐杖的肥胖老漢走進浴室。他有一雙「O」形的羅圈腿，滿臉通紅地喘着氣。他要求將室門半開，眾人反對。老漢無奈，挨門而坐，室內寂靜。老漢開始自言自語：「我怕死，擔心門緊閉，爬不出去。」眾人開始一問一答起來。老漢說，他七十多歲了，年輕時是英國國家隊舉重運動員，曾參加過兩次奧運比賽。

兩次比賽均沒獲獎，空手返國，母親很失望。她見到兒子日以繼夜地努力練習，沉重的槓鈴將膝蓋也壓腫了，她心疼，常常向兒子潑冷水，希望他放棄。老漢說，當年東德的運動員最出色，囊括了舉重各獎項。教練告訴他，東德運動員全靠服用合成類固醇，以增加肌肉量和提高耐力，但是服藥導致心臟肥大、慢性高血壓和劑丸萎縮。某日報紙報導東德一著名舉重運動員逝世了，享年僅四十四歲。他將報紙拿給母親看，母親抱著他哭起來。老漢最後說：「我能夠活到今天，母親若在天堂的話，一定很高興。」俄國美女網球手舒拉賓娃最近被驗出服用禁藥，遭禁賽四年。這位曾獲得五次大滿貫冠軍的出色運動員，無緣參與本屆奧運比賽了。四年後她已經三十二歲，時不我與，令人惋惜。二零一二年倫敦奧運時，曾去溫布頓捧起拉寶達的場。她舉手投足像模特兒表演，姿勢賞心悅目。美女尚年輕，回頭是岸，不會早死。